小說月報叢刊第一種

換巢鸞鳳（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換巢鸞鳳

創作集





1924

目次

換巢鸞鳳

落華生

一 歌聲

那時剛過了端陽節期，滿園裏底花草倚仗膏雨底恩澤，都爭着向太陽獻他們的媚態。——鳥兒，蟲兒也在這燦爛的庭園歌舞起來。和鸞獨自一人站在囀鸝亭下。她所穿底衣服和檻下紫蛺蝶花底顏色相仿。乍一看來，簡直疑是被陽光底威力擁出來底花魂。她一手用蒲葵扇擋住當午的太陽，一手提着長裾，望發出蟬聲底梧桐前進。——走路時，腳下底珠鞋一步一步印在軟泥嫩苔之上，印得一路都是方勝了。

她走到一株瘦削的梧桐底下，瞧見那蟬踞在高枝嘶嘶地叫個不住，——想不出什麼方法把那小蟲帶下來，便將手扶着樹幹盡力一搖，葉上底殘雨乘着機

會飛滴下來那小蟲也帶着殘聲飛過牆東去了。那時，她才後悔不該把樹搖動，教那餓鬼似的雨點爭先恐後地撲在自己身上。那蟲歇在牆東底樹梢，還振着肚皮向她解嘲說：「値也！値也！……値」她憤不過，要跑過那邊去和小蟲見個輸贏。剛過了月門，就聽見一縷清逸的歌聲從南窗裏送出來。她愛音樂底心本是受了父親底影響，一聽那抑揚的腔調，早把她所要做底事擱在腦後了。她悄悄地走到窗下，只聽得：

「……

你在江湖流落尙有雌雄侶；

虧我影隻形單異地棲。

風急衣單無路寄，

寒衣做起誤落空閨。

日日望到夕陽，我就愁倍起：

只見一園衰柳鎖住長堤。

又見人影一鞭殘照裏，

幾回錯認是我郎歸。

……………………」

正聽得津津有味，一種嬌嬈的聲音從月門出來；『大小姐你在那裏幹什麼？太太請你去瞧金魚哪。那是客人從東沙帶來送給咱們底。好看得很，快進去罷。』她回頭看見是自己底丫頭嬋而，就示意不教她做聲，且招手叫她來到跟前，低聲對她說：『你聽這歌聲多好！』她底聲音想是被窗裏底人聽見，話一說完，那歌聲也就止住了。

嬋而說：『小姐，你瞧你底長褂子都已溼透，鞋子也給泥沾汙了。咱們回去罷。』

別再聽啦。』她說：『剛才所聽底實在是好，可惜你來遲一點，領教不着。』嬋而問：『唱底是什麼？』她說：『是用本地話唱的。我到底時候，只聽得什麼……尙有雌雄侶……影隻形單異地棲……』嬋而不由他說完就插嘴說：『噢，噢，小姐，我知道了。我也會唱這種歌兒。你所聽底叫做多情雁我也會唱。』她聽見嬋而也會唱，心裏十分喜歡，一面走一面問：『這是那一類底歌呢？你說會唱，爲什麼你來了這兩三年從不曾唱過一次？』嬋而說：『這就叫做粵謳，大半是男人唱底。我恐怕老爺罵，所以不敢唱。』她說：『我想唱也無妨。你改天教給我幾枝罷。我很喜歡這個。』他們在談話間，已經走到歆光齋底門前。二人把脚下底泥刮掉，才踏進去。

歆光齋是陽江州衙內底靜室。由這屋裏往北穿過三思堂就是和鸞底臥房。和戀和嬋而進來底時候，父親崇阿，母親赫舍里氏，妹妹鳴鶯和表兄啓禎正圍坐在那里談話。鳴鶯把她底座讓出一半，對和鸞說：『姊姊快來這里坐着罷。爸爸給

咱們講養魚經哪。』和鸞走到妹妹身邊坐下，瞧見當中懸着一個琉璃壺，壺內底水映着五色玻璃窗底彩光，把金魚底顏色襯得越發好看。崇阿只管在那裏說，和鸞却不大介意。因為他惦念着跟婢而學粵謳，巴不得立刻回到自己底臥房去。她坐了一會，仍扶着婢而出來。

崇阿瞧見和鸞出去，就說：『這孩子進來不一會兒，又跑出去，到底是忙些什麼？』赫氏笑着回答說：『也許是瞧見禎哥兒在這裏，不好意思坐着罷。』崇阿說：『他們天天在一塊兒也不害羞，偏是今天就迴避起來，眞是奇怪。』原來啓禎是赫氏底堂姪子，他底祖上，不曉得在那一代有了戰功，給他蔭襲一名輕車都尉。只是他父母早已去世，從小就跟着姑姑過日子，他姑丈崇阿是正白旗人，由筆帖式出身，出知陽江州事。他底學問雖不甚好，却很喜歡談論新政。當時所有的新式報像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和康梁們底著述，他除了辦公以外，不是彈唱，就是和

這些新書報周旋。他又深信非整頓新軍，不能教國家復興起來。因為這樣，他在啟禎身上底盼望就非常奢大。有時下鄉勦匪，也帶着他同行，為底是叫他見習些戰務。年來瞧見啟禎長得一副好身材，心裏更是喜歡，有意思要將和鸞配給他。老夫婦們曾經商量過好幾次，却沒有正式提起。赫氏以為和鸞知道這事，所以每到啟禎在跟前底時候，她要避開，也就讓她迴避。

再說和鸞跟婢而學了幾枝粵謳，總覺得那腔調不及那天在園裏所聽底好。但是她很聰明，曲譜一上口，就會照着彈出來。她自己費了很大的工夫去學粵謳，方才摸着一點門徑，居然也會撰詞了。她在三思堂聽着父親彈琵琶，不覺技癢起來。等父親彈完，就把樂器抱過去，對父親說：「爸爸，我這兩天學了些新調兒，自己覺得很不錯；現在把他彈出來，您瞧好聽不好聽。」她說着，一面用手去和紘子，然後把琵琶立起來，唱道：

「蕭疎雨，問你要落幾天？
你有天宮唔(註)住，偏要在地上流連。
你爲饒益衆生，捨得將自己作踐。
我地(註)得到你來，就唔使勞煩個位散花仙。
人地話(註)雨打風吹會將世界變；
果然你一來到就把綿繡裝飾滿園。
你睇(註)嬌紅嫩綠委實增人戀。
可怪噉(註)好世界，重有個隻啼不住嘅杜鵑！
鵑呀！願你嘅(註)血灑來好似雨噉周徧，
一點一滴潤透三千大千。
勸君休自蹇，要把愁眉展。

但願人間一切血，淚，和汗點，
一灑出來就同雨點一樣化做甘泉。』

『這是前天天下雨的時候做底。不曉得您聽了以爲怎樣？』崇阿笑說：『我兒，你多會學會這個？這本是曠夫怨女之詞，你把他換做寫景，也還可聽。你倒有一點聰明，是誰教給你底？』和鸞瞧見父親喜歡，就把那天怎樣在園裏聽見，怎樣央嬋而教，自己怎樣學；都說出來。崇阿說：『你是在龍王廟後身聽底嗎？我想那是祖鳳唱底。他唱得很好，我下鄉時，也曾叫他唱給我聽。』和鸞便信口問：『祖鳳是誰？』崇阿說：『他本是一個囚犯。去年黃總爺抬舉他，請我把他開釋，留在營裏當差。我瞧他底身材，氣力都很好，而且他底刑期也快到了，若是有正經事業給他做，也許有用，所以把他交給黃總爺調遣去。他現在當着第三棚底什長哪。』和鸞說：『噢，原來是這裏頭底兵丁。他底聲音實在是好。我總覺得嬋而唱底不及他萬一。有工

夫還得叫他來唱一唱』。崇阿說：『這倒是容易的事情。明天把他調進內班房當差，就不怕沒有機會聽他底。』崇阿因爲祖鳳底氣力大，手足敏捷，很合自己底軍人理想，所以很看重他。這次調他進來，雖說因着愛女兒底緣故，還是免不了寓着提拔他底意思。

二　射覆

自從祖鳳進來以後，和鸞不時喚他到囀鸝亭來彈唱，久而久之，那人人有底「大欲」就把他們纏住了。他們此後相會底羅針不是指着彈唱那方面，乃是指着「情話」那方面。愛本來沒有等第，沒有貴賤，沒有貧富底分別。和鸞和祖鳳雖有主僕底名分，然而在他們底心識裏，這種階級底成見早已消滅無餘。崇阿耳邊也稍微聽見二人底事，因此後悔得很。但他很信他底女兒未必就這樣不顧體面，去做那無恥的事，所以對於二人底事，常在疑信之間。

八月十二，交酉時分，滿園底樹被殘霞照得紅一塊，紫一塊。樹上底歸鳥在那裏啾啾喳喳地亂嚷。和鸞坐在蘋婆樹下一條石凳上頭，手裏彈着她底樂器，口裏低聲地唱。那時，歌聲、琵琶聲、鳥聲、蟲聲、落葉聲和大堂上定更底鼓聲混合起來，變成一種特別的音樂。祖鳳從如樓船屋那邊走來，說：『小姐，天黑啦，還不進去麼？』和鸞對着他笑，口裏仍然唱着，也不回答他。他進前正要挨着和鸞坐下，猛聽得一聲『鸞兒，天黑了，你還在那裏幹什麼？快跟我進來。』祖鳳聽出是老爺底聲音，一樓烟似的就望閣提花叢裏攢進去了。和鸞隨着父親進去，挨了一頓大申斥。次日，崇阿就借着別的事情把祖鳳打四十大板，仍舊趕回第三棚，不許他再到上房來。

和鸞受過父親底責備，心裏十分委曲，因爲衙內上上下下都知道大小姐和祖什長在園裏被老爺撞見底事，弄得她很沒意思。崇阿也覺得那晚上把女兒申斥得太過，心裏也有點憐惜，又因爲她年紀大了，要趕緊將她說給啟禎，省得再出

什麼錯。他就吩咐下人在團圓節預備一桌很好的瓜果在園裏，全家底人要在那裏賞月行樂。崇阿底意思：一來是要叫女兒喜歡；二來是要藉着機會向啟禎提親。

一輪明月給流雲擁住，朦朧的霧氣充滿園中，只有印在地面底花影稍微可以分出黑白來。崇阿上了如樓船屋底樓上，瞧見啟禎在案頭點燭，就說：『今晚上天氣不大好啊！你快去催她們上來，待一會，恐怕要下雨。』啟禎聽見姑丈的話，把香案瓜果整理好，才下樓去。月亮越上越明，雲影也漸漸散了。崇阿高興起來，等她們到齊底時候，就拿起琵琶彈了幾枝曲。他要和鸞也彈幾枝，但她底心裏，煩悶已極，自然是不願意彈底。崇阿要大家在這晚上都得着樂趣，就出了一個賭果子底玩意兒。在那樓上賞月的有赫氏，和鸞，鳴鸞，啟禎，連崇阿是五個人。他把果子分做五份，然後對衆人說：『我想了個新樣的射覆，就是用你們常念底千家詩和唐詩裏底詩句，把一句詩當中換一個字，所換底字還要射在別句詩上。我先說了，不許

用偏僻的句。因爲這不是叫你們賭才情，乃是教你們鬪快樂。我們就挨着次序一人唱一句，拈鬮定射覆底人。射中底就得唱句人的贈品，射不中就得挨罰。』大家聽了都請他舉一個例。他就說：『比如我唱一句長安雲邊多麗人。要問你明明是水，爲什麼說雲？你就得在千家詩或唐詩裏頭找一句來答覆。若說美人如花隔雲端，就算覆對了。』和鸞和鳴鶯都高興得很，他們低着頭在那裏默想。惟有啟禎跑到書房把書翻了大半天才上來。姊妹們說他是先翻書再來賭底，不讓他加入。崇阿說：『不要緊，若詩不熟看也無妨。我們只是取樂，毋須認真。』於是都挨着次序坐下，個個側耳聽着那唱句人底聲音。

第一次是鳴鶯，唱了一句：『樓上花枝笑不眠。』問：『明明是獨，怎麼說不？』把鬮一拈，該崇阿覆。他想了一會，就答道：『春色惱人眠不得。』鳴鶯說：『中了。』於是把兩夥石榴送到父親面前。第二次是赫氏唱：『主人有茶歡今夕。』問：『明

明是酒，爲什麼變成茶？』鳴鶯就答：『寒夜客來茶當酒。』崇阿說：『這句覆得好。我就把這兩個石榴加贈給你。』第三次是啟禎唱：『織雲四卷天來河。』問：『明明是無，怎樣說來？』崇阿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句合式的來。啟禎說：『姑丈這次可要挨罰了。』崇阿說：『好。你自己覆出來罷。我實在想不起來。』啟禎顯出很得意的樣子，大聲念着：『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弄得滿坐底人都瞧着笑。崇阿說：『你這句射得不大好。姑且算你贏了罷。』他把果子送給啟禎，正要唱時，當差底說：『省城來了一件要緊的公文，師爺要請老爺去商量。』崇阿立刻下樓，到簽押房去。和鸞頂起來唱道：『千樹萬樹梨花飛。』問：『明明是開，爲什麼又飛起來？』赫氏答道：『春城無處不飛花。』她接了和鸞底贈品，就對鳴鶯說：『該你唱了。』於是鳴鶯唱一句：『桃花盡日夾流水。』問：『明明是隨，爲何說夾？』和鸞答道：『兩岸桃花夾古津。』這次應當是赫氏唱，但她一時想不起好句來，就讓給啟禎。他唱道：『行

人弓箭各在肩。』問：『明明是腰，怎會在肩？那腰空着有什麼用處？』和鸞說：『你這問太長了。叫人怎樣覆？』啟禎說：『還不知道是你射不是，你何必多嘴呢？』他把鬮筒搖了一下才教各人抽取。那黑鬮可巧落在鳴鶯手裏。她想一想，就笑說：『莫不是腰橫秋水雁翎刀嗎？』啟禎忙說：『對，對，你很聰明。』和鸞只掩着口笑。啟禎說：『你不要笑人，這次該你了，瞧瞧你底又好到什麼地步。』和鸞說：『禎哥這唱實在差一點，因為沒有覆到肩字上頭。』她說完就唱：『青草池塘獨聽蟬。』問『明明是蛙，怎麼說蟬？』可巧該啟禎射。他本來要找機會調嘲和鸞藉此報復她方才底批評。可巧他想不起來，就說一句俏皮話：『癩蝦蟆自然不配在青草池塘那裏叫喚。』他說這句話是誠心要和和鸞起鬨。個人心事自家知，和鸞聽了自然猜他是說自己和祖鳳底事，不由得站起來說：『哼，莫笑蛇無角，成龍也未知。禎哥，你以為我聽不懂你底話麼？何苦來。』她說完就悻悻的下樓去。赫氏以為他們是鬧

玩，還在上頭嚷着：『這孩子眞會負氣，回頭非叫他父親打她不可。』

和鸞跑下來，踏着花陰要向自己房裏去。繞了一個灣，剛到囀鸝亭，忽然一團黑影從樹下拱起來，把她赫得魂不附體。正要舉步疾走，那影兒已走近了。和鸞一瞧，原來是祖鳳。她說：『亞鳳，你昏夜裏在園裏嚇人幹什麼？』祖鳳說：『小姐，我正候着你，要給你說一宗要緊的事。老爺要把你我二人重辦，你知道不知道？』和鸞說：『笑話，那裏有這事？你從那裏聽來底？他剛和我們一塊兒在如樓船屋樓上賞月哪。』祖鳳說：『現在老爺可不是在簽押房嗎？』和鸞說：『人來說師爺有要事要和他商量，並沒有什麼？』祖鳳說：『現在正和師爺相議這事呢。我想你是不要緊的，不過最好還是暫避幾天，等他氣過了才回來。若是我，一定得逃走，不然，連性命也要沒了。』和鸞說：『眞的麼？』祖鳳說：『誰還哄你？你若要跟我去時，我就領你閃避幾天再回來。……無論如何，我總走底。我為你挨了打，一定不能撇你在這裏，

你若不和我同行，我寧願死在你跟前。』他說完掏出一枝手鎗來，把槍口向着自己底心坎，裝做要自殺底樣子。和鸞瞧見這個光景，她心裏已經軟化了。她把鎗奪過來，撫着亞鳳底肩旁說？『也罷。我何忍瞧見你對着我做傷心的事，你且在這裏等候，我回去房裏換一雙平底鞋再來。』祖鳳說：『小姐底長褂也得換一換才好。』和鸞回答一聲：『知道。』就忙忙地走進去。

三　一失足

她回到房中，知道嬋而還在前院和女僕鬭牌。瞧瞧時計才十一點零，於是把鞋換好，糊亂拿了幾件衣服出來。祖鳳見了她忙上前牽着她底手說：『咱們由這邊走。』他們走得快到衙後底角門，亞鳳教和鸞在一株榕樹底下站着。他到角門邊底更房見沒有人在那裏，忙把牆上底鑰匙取下。出了房門，就招手叫和鸞前來。他說：『我且把角門開了讓你先出去。我隨後爬牆過去帶着你走。』和鸞出去以

後，他仍把角門關鎖妥當，再爬過牆去。原來衙後就是鼉山，雖不甚高，樹木却是不少。衙內底花園就是山頂底南部。二人下了鼉山，沿着山脚走。和鸞猛然對祖鳳說：『呀！我們要到那裏去？』祖鳳說：『先到我朋友底村莊去，好不好？』和鸞問說：『什麼村莊，離城多遠呢？』亞鳳說：『逃難底人，一定是越遠越好的。咱們只管走罷。』和鸞說：『我可不能遠去。天亮了，我這身裝束誰還認不得？』『對呀。我想你可以扮男裝。』和鸞說：『不成，不成。我底頭髮和男子不一樣。』祖鳳停步想了一會，就說：『我爲你設法。你在這裏等着我，一會就回來。』他去後，不久就拿了一頂遮羞帽（陽江婦人用的竹帽，）一套青布衣服來。他說：『這就可以過關啦。』和鸞改裝後，將所拿底東西交給祖鳳。二人出了五馬坊，望東門邁步。

那一天晚上，各城門都關得很晚，他們竟安安穩穩地出城去了。他們一直走，已經過了一所醫院。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天空懸着一個半明不亮的月。和鸞

走路時，心裏老是七上八下地打算。現在她可想出不好來了。她和祖鳳剛要上一個山坡，就止住說：『我錯了。我不應當跟你出來。我須得回去。』她轉身要走，只是脚已無力，不聽使喚，就坐一塊大石上頭。那地兩面是山，樹林裏不時發出一種可怕的怪聲。路上只有他們二人走着。和鸞到這時候，已經哭將起來。她對祖鳳說：『我寧願回去受死，不願往前走了。我實在害怕得很，你快送我回去罷。』祖鳳說：『現在可不能回去，因爲城門已經關了。你走不動，我可以駝你前行。』她說：『明天一定會給人知道底。若是有人追來，要怎樣辦呢？』祖鳳說：『我們已經改裝，由小路走一定無妨。快走罷。多走一步是一步。』他不由和鸞做主，就把她駝在背上，一步一步登了山坡。和鸞伏在後面，把眼睛閉着，把雙耳掩着。她全身底筋肉也顫動得很利害。那種恐慌底光景簡直不能用筆墨形容出來。

蜿蜒的道上，從遠看只像一個人走着；挨近卻是兩個。前頭一種强烈的喘聲

和背後那微弱的氣息相應和。上頭的烏雲把月籠住，送了幾粒雨點下來。他們讓雨淋着，還是一直地望前。剛渡過那龍河，天就快亮了。祖鳳把和鸞放下，對她說道：『我去叫一頂轎子給你坐罷。天快要亮了，前邊有一個大村子，咱們再不能這樣走了。』和鸞哭着說：『你要帶我到那裏去呢？若是給人知道了，你說怎好？』祖鳳說：『不礙事底，咱們一同走着，看有轎子，再雇一頂給你，我自有主意？』那時東方已有一點紅光，雨也止了。他去雇了一頂轎子，讓和鸞坐下，自己在後面緊緊跟着。足行了一天，快到那篤墟了。他恐怕到底時候沒有住處，所以在半路上就打發轎夫回去。和鸞扶着他慢慢的走，到了一間破廟底門口。祖鳳教和鸞在牴[illegible]旁邊候着，自己先進裏頭去探一探，一會兒他就攜着和鸞進去。那晚上就在那裏歇息。

和鸞在夢中驚醒。從月光中瞧見那些陳破的神像臉上底鬍子，和身上底破袍被風颳得舞動起來。那光景實在猙獰可怕。她要伏在祖鳳懷裏，又想着這是不

應當的。她懊悔極了，就推祖鳳起來，叫他送自己回去。祖鳳這晚上倒是好睡，任她怎樣搖也搖不醒來。她要自己出來，那些神像直瞧着她，叫她動也不敢動。次日早晨，祖鳳牽着她仍從小路走。祖鳳所要找底朋友，就在這附近住，但他記不清那條路底方位。他們朝着早晨的太陽前行，由光線中瞧見一個人從對面走來。祖鳳瞧那人底容貌，像在那裏見過似的，只是一時記不起他底名字。他要用他們底暗號來試一試那人，就故意上前撞那人一下，大聲喝道：『呸！你盲了嗎？』和鸞瞧這光景，力勸他不要鬧禍；但她底力量那裏禁得住祖鳳。那人受祖鳳這一喝，却不生氣。只回答說：『我却不盲，因爲我底眼睛比你大。』說完還是走他底路。祖鳳聽了，就低聲對和鸞說：『不怕了。咱們有了宿處了。我且問他這附近有房子沒有；再問他認識亞成不認識。』說着就叫那人回來，慇懃地問他說：『你既然是豪傑，請問這附近有甲子借人沒有？』那人指着南邊一條小路說：『從這條線打聽去罷。』祖鳳

乘機問他：『你認得金成麼？』那人一聽祖鳳問金成，就把眼睛望他身上估量了一回。說：『你問他做什麼？他已不在這裏。你莫不是由城來底麼？是黃得勝叫你來底不是？』祖鳳連聲答了幾個是。那人望四圍一瞧，就說：『這裏不是說話底地方。你可以到我那裏去，我再把他底事情告訴你。』

原來那人也姓金名叫權；他住在那篤附近一個村子，曾經一度到衙門去找黃總爺，祖鳳就在那時見他一次。他們一說起來就記得了。走底時節，亞權問祖鳳說：『隨你走底可是尊嫂？』祖鳳支離地回答他。和鸞聽了十分懊惱，但她底臉帽子遮住，所以沒人理會她底當時的神氣。三人順着小路走了約有三里之遙，當前橫着一條小溪澗；架着兩岸底橋是用一塊舊棺木做底。他們走過去，進入一叢竹林。亞權說：『到我底甲子了。』祖鳳和鸞跟着亞權進入一間矮小的茅茨，讓坐之後，和鸞還是不肯把帽子摘下來。祖鳳說：『她初出門還害羞咧。』亞權說：『莫請

嫂子到房裏歇息，我們就在外頭談談罷。』祖鳳叫和鸞進房裏，回頭就問亞權說：『現在就請你把成哥底下落告訴我。』亞權嘆了一口氣，說：『唉！他現時在開平縣底監裏哪，他在幾個月前出去「打單」，兵來了還不逃走，所以給人擒住了。』這時祖鳳底臉上顯出一副很驚惶的模樣。說：『噢，原來是他』亞權反問什麼意思。他就說：『前晚上可不是中秋嗎？省城來了一件要緊的文書。師爺看了，忙請老爺去商量。我正和黃總爺在龍王廟裏談天，忽然在簽押房當差底朱爺跑來，低聲地對黃總爺說：開平縣監裏一個刼犯供了他和土匪勾通，要他立刻到堂對質。黃總爺聽了立刻把幾件細軟的東西藏在懷裏，就望頭門逃走。他臨去時，教我也得逃走。說這案若發作起來，連我也有份。所以我也逃出來。現在給你一說，我才明白是他。』亞權說：『逃得過手，就算好運氣。我想你們也餓了，我且去煮些沙來給你們耕罷。』他說着就到簷下煮飯去了。

和鸞在裏面聽得很淸楚，一見亞權出去，就站在門邊怒容向着祖鳳說：『你們方才所說底話。我已聽明白了。你現在就應當老老實實地對我說。不然，我……』她說到這裏，咽喉已經噎住。祖鳳進前幾步，和聲對她說：『我底小姐，我實在是把你欺騙了。老爺在簽押房所商量底與你並沒有什麽相干。乃是我和黃總爺底事。我要逃走，又捨不得你，所以想些話來騙你，爲底是要叫你和我一塊住着。我本要扮做更夫到你那裏，剛要到更房去取傢具，可巧就遇着你，因此就把你哄住了。』

和鸞說：『事情不應當這樣辦。這樣叫我怎樣見人。你爲什麽對人說我是你底妻子？原來你底……』祖鳳瞧她越說越氣，不容她說完就插着說：『我底小姐，你不曾說你是最愛我底嗎？你捨得教我離開你嗎？』亞權聽見裏面小姐長小姐短底話，忙進來打聽到底是那一回事。祖鳳知瞞不過，就把事情底原委說給他知道。他們二人用了許多話語才把和鸞底氣減少了。

亞權也是和黃總爺一黨底人，所以很出力替祖鳳遮藏這事。他爲二人找一個藏身之所。不久就搬到離亞權底茅屋不遠底一所小房子住去。

四 他底宗教

和鸞所住底屋子靠近山邊。屋後一脈流水；四圍都是竹林。屋內只有兩舖牀，一張桌子，和幾張竹椅。壁上底白灰掉得七零八落；日光從瓦縫間射下來。祖鳳坐在她底脚下，側耳聽着她說：『亞鳳啊，我這次跟你到這個地方，要想回家，是辦不到的。現在與你立約，若能依我，我就跟着你；若是不能，你就把我殺掉。』祖鳳說：『只要你常在我身邊，我就沒有不依從你底事。』和鸞說：『我從前盼望你往上長進，得着一官半職，替國家爭氣；就是老爺，在你身上也有這樣的盼望。我告訴你，須要等你出頭以後，才許入我房裏：不然，就別妄想。』祖鳳底良心現在受責罰了。和鸞底話他一點也不敢反抗。只問她說：『要到什麼地步才算呢？』和鸞說：『不須多

大，只要能帶兵就夠了。』祖鳳連連點頭說『這容易。這容易。我只須換個名字再投軍去就有盼望。』

亞鳳在那裏等機會入伍；但等來等去總等不着。只得先把從前所學底手藝編做些竹器到墟裏發賣。他每日所得底錢差可以夠二人的用。有一天，他在墟裏瞧見廟前貼着一張很大的告示。他進前一瞧，別的字都不認得，只認得『黃得勝……祖鳳……逃……捉拿……花紅四百元……』他看了，知道是通緝的告示，嚇得緊跑回去。一踏進門，和鸞手裏拿着一塊四寸見方的紅布，上面印着一個不像八卦，不像兩儀底符號在那瞧着。一見祖鳳回來，就問他說：『這是什麽東西？』祖鳳說：『你既然搜了出來，我就不能不告訴你。這就是我底腰平。小姐，你要知道我和黃總爺都是洪門底豪傑；我們二人都有這個。這就是入門底憑據。我坐監底時候，黃總爺也是因爲同會底緣故才把我保釋出來底。』和鸞說：『那麽亞權也是你

們底同黨了。』『是的。……呀！小姐，事情不好了。老爺底告示已經貼在墟裏，要捉拿我和黃總爺哪。這裏還是陽江該管底地方，咱們必不能再住在此；不如往東走，到那扶去避一下。那裏是新寧(台山)地界。也許稍微安穩一點。』他一面說，一面催和鸞速速地把東西檢點好，在那晚上就搬到那扶墟去了。

他們搬到那扶附近一個荒村園；在四面底，不是山，就是樹林。二人在那裏藏身倒還安靜。亞鳳改名叫做李猛，每日仍是做些竹器賣錢。他很奉承和鸞，知她嗜好音樂，來做了一管短簫，常在她面前吹着。和鸞承受他底崇敬，也就心滿意足，不十分想家啦。

時光易過，他們在那裏住着，已經過了兩個冬節。那天晚上祖鳳從墟裏回來，腸膀下夾着一架琵琶，喜喜歡歡地跳躍進來。對和鸞說：『小姐，我將今天所賺底錢爲你買了這個。快彈一彈，瞧他底聲音如何。』和鸞說：『呀！我現在那裏有心玩

弄這個？許久不彈，手法也生了。你先擱着罷。改天我喜歡彈底時候，再彈給你聽。』

他把琵琶擱下，說：『也罷。我且告訴你一樁可喜的事情：亞權今天到爐裏找我，說他要到省城喫糧去。他說現在有一位什麼司令要招民軍去打北京，有好些兄弟們勸他同行。他也邀我一塊兒去。我想我底機會到了。我這次出門，都是為你底緣故；不然，我寧願在這裏做小營生，光景雖苦，倒能時常親近你。他們明後天就要動身。』

和鸞聽說打北京就驚異說：『也許是你聽差了罷。北京是皇都，誰敢去打？況且官制裏頭也沒有什麼叫做司令底。或者你把東京聽做北京罷。』祖鳳說『不差，不差，我所聽底一定不錯。他明明說是革命黨起事，要招兵打滿洲底。』和鸞說：『呀，原來是革命黨造反！前幾年，老爺才殺了好幾個哪。我勸你別去罷。去了定會把自己底命革掉。』他迫着要履和鸞底約，以為這次是好機會，決不可輕易失掉。不論和鸞應許與否，他心裏早有成見。他說：『小姐，你說底雖然有理，但是革命黨

一起事，或者國家也要招兵來對付，不如讓我先上省去瞧瞧，再行定規一下。你以爲怎樣呢？我想若是不走這一條路，就永無出頭之日啦。』和鸞說：『那麽，你就去瞧瞧罷。事情如何，總得先回來告訴我。』當下和鸞爲他預備些路上應用底東西，第二天就和亞權一同上省城去了。

亞鳳一去，已有三個月底工夫。和鸞在小屋裏獨自一人頗覺寂寞。他很信亞鳳那副好身手，將來必有出人頭地底日子。現時在窮困之中，他能盡力去工作。同在一個屋子住着，對於自己也不敢無禮。反想啟禎鎮日裏只會蹴毽、弄鳥、賭博、喝酒以及等等虛華的事，實在叫她越發看重亞鳳。一想起他底服從崇敬和求功名底願望，就減少了好些思家底苦痛。她每日望着亞鳳回來報信，望來望去只是沒有消息。悶極底時候，來彈着琵琶來破她底憂愁和寂寞。因爲她愛粵謳，所以把從前所學底詞曲忘了一大半。她所彈底差不多都是粵調。

無邊的黑暗把一切東西埋在裏面。和鸞所住底房子只有一點豆粒大的燈光。她從屋裏踱出來，瞧瞧四圍山林和天空底分別，只在黑色底濃淡。那是搖光從東北漸移到正東，把全座星斗正橫在天頂。她信口唱幾句歌詞，回頭把門關好，端坐在一張竹椅上頭，好像有所思想底樣子。不一會，她走到桌邊，拾一枝筆來，寫着：

諸天盡黝暗。
曷有衆星朗？
林中勞意人，
獨坐聽山響。
山響復何爲？
欲驚獅子夢。

磨牙嗜虎狠，
永被腹心痛。

她寫完這兩首，正要往下再寫，門外急聲叫着：『小姐，我回來了。快來替我開門。』她認得是亞鳳底聲音，喜歡到了不得，把筆擱下，速速地跑去替他開門。一見亞鳳，就問：『爲什麼那麼晚才回來？哎呀，你底辮子那裏去了！』亞鳳說：『現在都是時興這個樣子。我是從北街來底，所以到得晚一點。我一去，倒就被編入伍，因此不能立刻回來。我所投底是民軍。起先他們說要北伐，後來也沒有打仗就贏了。聽說北京底皇帝也投降了，現在的皇帝就是大總統，省城底制台和將軍也沒了，只有一個都督是最大的，他底下屬全是武官。這時候要發達是很容易的。小姐，你別再愁我不長進啦。』和鸞說：『這豈不是換了朝代嗎？』『可不是。』『那麼，你老爺底下落你知道不？』祖鳳說：『我沒有打聽這個，我想還是做他底官罷。』和鸞哭着

說：『不一定的。若是換了朝代，我就永無見我父母之日了。縱使他們不遇害，也沒有留在這裏底道理』亞鳳瞧她哭了，忙安慰說：『請不要過於傷心。明天我回到省城再替你打聽打聽。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情形呢，何必哭。』他好容易把和鸞勸過來。又談些別後底話，就各自將息去了。

早晨的日光照着一對久別的人。被朝霧壓住底樹林裏斷斷續續發出幾隻蜩螗底聲音。和鸞一聽這種聲音，就要引起她無窮的感慨。她只對祖鳳說：『又是一年了。』她底心事早被祖鳳看出，就說：『小姐，你又想家了。我見這樣，就捨不得讓你自己住着沒人服侍。我實在苦了你。』和鸞說：『我並不是爲沒人服侍而愁，瞧你去那麼久，我還是自自然然地過日子就可以知道。只要你能得着一個小差事，我就不愁了。』祖鳳說：『我實在不敢辜負小姐底好意。這次回來無非是要瞧瞧你。我只告一禮拜的假，今天又得回去。論理我是不該走得那麼快，無奈……』

和鸞說：『這倒是不妨。你瞧什麽時候應當回去就回去，又何必發愁呢？』祖鳳說：『那麽，我待一會，就要走啦。』他抬頭瞧見那枝琵琶掛在牆上，就笑着對和鸞說：『小姐，我許久不聽你彈琵琶了。現在請你隨便彈一枝給我聽，好不好？』和鸞也很喜歡地說：『好。我就彈一枝粵謳當做給你送行底歌兒罷。』她抱着樂器，定神想了一會，就唱道：

『暫時慨離別，犯不着短嘆長噓。

君若嗟嘆就唔配稱做鬚眉。

勸君莫因窮困就添愁緒，

因爲好多古人都係出自寒微。

你睇樊噲當年曾與屠夫爲伴侶；

和尚爲君重有個位老朱！

自古話導唔怕難爲，只怕人有志，

重任在身，切莫辜負你個堂堂七尺軀。

今日送君說不盡千萬語。

只願你時常寄我好音書。

唉！我記住遠地煙樹，就係君去處。

勸君就動身罷，唔使再躊躇。

五　山大王

在那似煙非煙，似樹非樹底地平線上，彷彿有一個人影在那里走動。和鸞正在竹林裏望着，因爲亞鳳好幾個月沒有消息了。她瞧着那人越來越近，心裏以爲是給她送信來底。她迎上去，却是亞鳳。她問：『怎麼又回來呢？』祖鳳說：『民軍解散了。』他說底時候，臉上顯出很不快的樣子。接着說：『小姐。我實在辜負了你底

盼望。但這次銷差底不止我一人，連亞權一班的朋友都回來了。』和鸞見他發愁，就安慰他說：『不要着急，大器本來是晚成底。你且休息一下，過些日再設法罷。』她伸手要替亞鳳除下背上底包袱，却被亞鳳止住。二人攜手到小屋裏和鸞還對他說了好些安慰底話。

時光一天一天地過去，亞鳳在家裏很覺厭膩，可巧他底機會又到了。亞權到他那裏，把他叫出來，同在竹林底下坐着。亞權問『你還記得金成麼？』祖鳳說：『爲什麼記不得。他現在怎樣啦？』亞權說：『革命底時候，他從監裏逃出來。一向就在四邑一帶打刧。現時他在百峯山附近底山寨住着；要多招幾個人入夥，所以我特地來召你同行。』祖鳳沈思了一會，就說：『我不能去。因爲這事一說起來，我底小姐必定不樂意。這殺頭底事誰還敢去幹呢？』亞權說：『咦，你這人眞笨！若是會死，連我也不敢去，還敢來招你嗎？現在的官兵未必能比咱們強，他們一打不過就會

設法招安；那時我們可又不是好人，軍官麼？你不曾說過你底小姐要等你做到軍官底時候才許你成婚嗎？現在有那麼好機會不投，還等什麼時候呢？從前要做武官是考武秀武舉；現在只要先上梁山做大王，一招安至小也有排長，連長。你瞧亞成有好幾個朋友從前都是山寨裏底八拜兄弟，現在都做了什麼司令，什麼鎮守使了。聽說還有想做督軍底哪。……』祖鳳插嘴說：『督軍是什麼？』亞權答道：『哎，你還不知道嗎？督軍就是總督和將軍合成一個底意思：是全國最大的官。我想做官底道路，再沒有比這條簡捷底了。當兵和做強盜本來沒有什麼分別：不過他們底招牌正一點，敢青天白日地搶人；我們只在暗裏糊搗就是了。你就同我去罷，一定沒有傷害的。』祖鳳說：『你說底雖然有理，但這些話決不能對小姐說起底。我還是等着別的機會罷。』亞權說：『呀，你眞獃！對付女人是一樁極容易的事情，你何必用眞實的話對她說呢？往時你有聰明騙她出來，現在就不再哄她一次嗎？我

想你可以對她說現在各處底人民都起了勤王底兵，你也要投軍去。牠聽了一定很喜歡，那就沒有不放你去底道理。』祖鳳給他勸得活動起來，就說：『對呀！這法子稍微可以用得。我就相機行事罷。』亞權說：『那麼，我先回去候你底信。』他說完，走幾步，又回頭說：『你可不要對她提起亞成底名字。』

祖鳳進去和和鸞商量妥當，第二天和亞權一同搬到亞成那裏。他們走了兩三天才到山麓。亞鳳扶着和鸞一步一步地上去，歇了好幾次才到山頂。那山上有幾間破寨，亞成就讓他們二人同在一間小寨住着。他們常常下山，有時幾十天也不回來一次。和鸞在那裏越覺寂寞；因爲從前還有幾個鄰村底婦人來談談，現在山上只有她和幾個守寨底老賊。牠每日有這幾個人服侍，外圍雖覺好些，但精神的苦痛是比從前利害得多。她正在那裏悶着，老賊亞照跑進來說：『小姐，他們回來了。現在都在亞權寨裏。亞鳳叫我來問小姐要穿底還是要戴底，請告訴他，他

可以給小姐拿來。』他底口音不大清楚，所以和鸞聽不出什麼意思來。和鸞說：『你去叫他來罷。我不明白你所說底是什麼意思。』亞照只得就去叫亞鳳來。和鸞說。『亞照來說了大半天，我總聽不出什麼意思。到底問我要什麼？』亞鳳從口袋裏掏出幾隻戒指和幾串珠子，笑着說：『我問你是要這個，或是要衣服。』和鸞詫異到了不得；注目在亞鳳臉上說：『呀呀！這是從那裏得來底。你莫不是去打刼麼？』亞鳳從容地說：『那裏是打刼。不過咱們底兵現在沒有正餉，暫時向民間借用。可幸鄉下底紳士們都很仗義，他們捐底錢不夠，連家裏底金珠寶貝都拿出來。這是發餉時剩下底。還有好些綢緞哪。你若要時，我叫人拿來給你挑選幾件。』和鸞說：『這些東西，現時在我身上都沒有什麼用處。你下次出差去底時候，記得給我帶些書籍來，我可以藉此解解心悶。』亞鳳笑說：『哈哈誰願意帶那些笨重的東西上山呢？現在的上等女人都不與念書了。我在省城瞧見許多太太夫人們都是這

樣。她們只要粉擦得白，頭梳得光，衣服穿得漂亮就夠了。不說女人，連男子也是如此。前幾年，我們底營紮在省城一間什麼南強公學，裏頭底書籍很多，聽說都是康聖人底。我們兄弟們嫌那些東西多占地位，一擔只賣一塊錢，不到三天，都讓那班小販買去包東西了。況且我們走路要越輕省越好；若是帶書籍，不上三五本就很麻煩啦。好罷，你若是一定要時，我下次就給你帶幾本來。』說話時，亞權又來把他叫去。

亞鳳跑到亞成寨裏，瞧見三四個嘍囉坐在那裏，早猜着好事又來了。亞成起來對亞鳳說：『方才欽哥和琉哥來報了兩宗肥事：第一，是梁老太爺過幾天要出門，我們可以把他拿回來。他兒子現時在京做大官，必定要拿好些錢財來贖回去。第二件是寧陽鐵路這幾個月常有金山丁（美洲及澳洲華僑）往來。我想找一個好日子，把他們全網打來。我且問你辦那一樣最好？刼火車雖說富足一點，但是

要用許多手脚。若是刼梁老太爺，只須五六個人就夠了。』亞鳳沈吟半晌說：『我想刼火車好一點。若要多用人，我們可以招聚些。』亞成說：『那麽，你就先到各山寨去招人罷。約好了，我們再出發。』

六 他底生活

那日下午，火車從北街開行。搭客約有二百餘人，亞成，亞鳳和好些嘍囉都扮做搭客，分據在二、三等車裏。亞鳳拿出時計來一看，低聲對坐在身邊底同伴說：『三點半了，快預備着。』他說完把窗門托下來，往外直望。那時火車快到汾水江地界，正在蒲葵園或芭蕉園中穿行。從窗一望都是綠色的葉子，連人影也不見，走底時候，車忽然停住。亞鳳，亞成和其餘的都拿出手鎗來，指着搭客說：『是伶俐人就不要下車。個個人都得坐定，不許站起來。』他們說底時候，好些賊從蒲葵園裏鑽出來，各人都有凶器在手裏。那班賊上了車，就對亞成說：『先把頭二等車封鎖起

來，我們再來驗這班孤寒鬼。』他們分頭擋住頭二等底車門，把那班三等客逐個驗過。教每人都伸手出來給他們瞧，若是手長得幼嫩一點底就把他留住。其餘粗手、赤脚、肩上有瘢和皮膚粗黑底人，都讓他們下車。他們對那班人說：『饒了你們這些窮鬼罷。把東西留下，快走。不然，要你們底命。』亞鳳把客人所看底書、報、小說糊亂搶了幾本藏在自己懷中，然後押着那班被擄底下車。

他們把留住底客人，一個夾一個下來。其中有男的、有女的、有金山丁、官僚、學生、工人和管車底，一共有九十六人。那裏離河不遠，嘍囉們早已預備了小汽船在河邊等候。他們將這九十六人趕入船裏，一個挨一個坐着，且用鎗指着，不許客人聲張。船走了約有二點鐘底光景，才停了輪，那時天已黑了。他們上岸穿過幾叢樹林，到了一所荒寨。亞成吩咐衆嘍囉說：『你們先去弄東西喫，今晚就讓這些貨在這裏。挑兩三個女人送到我那裏去，再問鳳哥、權哥們要不要。若是有剩就隨你們

底便。』嘍囉們都遵着命令，各人辦各人底事去了。

第二天早晨，衆賊都圍在亞成身邊，聽候調遣。亞成對亞權說：『女人都讓你去辦罷。有錢底叫她家裏來贖；其餘的，或是放回或是送到澳門去都隨你底便。』他又把那些男子底姓名住址問明白。派嘍囉各處去打聽，預備向他們家裏拿相當的金錢來贖回去。嘍囉們帶了幾個外省人來到他跟前。他一問了，知道是做官、當委員底，就大罵說：『你們這些試死底人。只會鏟地皮，和與我們作對頭，今天到我手裏，別再想活着。人來，把他們綑在樹上，鎗斃。』衆嘍囉七手八脚，不一會都把他們打死了。

三五天後，被派出去底嘍囉都回來報各人家裏底景況。亞成叫各人寫信回家取錢。叫亞鳳檢閱他們底書信。亞鳳在信裏瞧見一句：『被綠林之豪擄去……七月三十日以前……』和『六年七月十九』就叫那寫信底人來說：『你這信，

到底包藏些什麼暗號？你要請官兵來拿我們嗎？』他指着「綠林，」「擄」「六年七月」等字問說：『這些是什麼字？若說不出來，就要你底狗命。現在明明是六月，爲何寫六年七月？』亞鳳不認那些字，思疑裏面有別的意思。所以對着那人說：『凡我不認得底字都不許寫。你就改作「被山大王捉去」和「丁巳六月」罷。以後再這樣，可就不饒你了。曉得麼？』檢閱時，亞權帶了兩個人來。說：『這兩個人實在是窮，放了他們罷。』亞鳳說：『亞成說放就放。我不管。』他就跑到亞成那裏說：『放了他們罷。』亞成說：『不。咱們決不能白放人。他們雖然窮，命還是有用的。咱們就要他們底命來警戒那些有錢而不肯拿出來底人。你且把他們綑在那邊，再叫那班人出來瞧。』亞成瞧那些俘擄出來，就對他們說：『你們都瞧那兩個人就是有錢不肯化底。你們若不趕快叫家裏拿錢來，我必要一天把你們當中底人鎗斃兩個，像他們現在一樣。』衆人見他們二人死了，都嚇得抖擻起來。亞鳳說：『你們若

是精乖，就得速速拿錢來，省得死在這裏。

他們在那寨那正擺佈得有條有理，一個嘍囉來回報說：『官軍已到北街了』。亞成說：『那麼，我們就把這些人分開罷。我和亞鳳、亞權同在一處，將廿人給我們帶去。剩下的叫亞球和亞勝分頭帶走。』亞鳳把四個司機人帶來，說：『這四個是工人，家裏也沒有什麼錢，不如放了他們罷。』亞成說：『鳳哥，你底打算差了。咱們時常要在鐵路上往來，若是放他們回去，將來的禍根不小。我想還是請他們去見閻王好一點。』

他們把那幾個司機人殺掉以後，各頭目帶着自己底俘擄分頭逃走。亞成亞鳳和亞權帶着二十人，因爲天氣尚早，先叫他們伏在蒲葵園底葉下，到晚上才把他們帶出來。他走了一夜才到山寨。上山後，亞鳳拿幾本書趕緊跑到自己底寨裏，對和鸞說：『我給你帶書來了。我們擄了好些違抗王師底人回來，現在滿山寨都

是人哪。』和鸞接過書來瞧一瞧，說『這有什麼用？』他悻悻地說：『你瞧！正經給你帶來，你又說沒有用處。我早說了，倒不如多擄幾個人回來更好哪。』和鸞問：『怎麼說？』『我們擄人回來可以得着他們家裏底取贖錢。』和鸞又問：『怎樣叫他們來贖，若是不肯來，又怎辦？』亞鳳說：『若是要贖回去底話，他們家裏底人可以到澳門我們底店裏，拿二三斤鴉片或是幾箱好煙葉做開門禮，我們才和他講價。若不然，就把他們治死。』和鸞說：『這可不是近於強盜底行爲麼？』他心裏暗笑，口裏只答應說：『這是不得已的。』他恐怕被和鸞問住，就托故到亞成寨裏去了。

過不多的日子，那班俘擄已經被人贖回一大半。那晚該亞鳳底班送人下山。他用手巾把那幾個俘擄底眼睛縛住，才叫嘍囉們扶他們下山，自己在後頭跟着。他去後不到三點鐘底工夫，忽然山後一陣鎗聲越響越近。亞成和剩下的嘍囉各人攜着槍械下山迎敵。鎗聲一呼一應，沒有片刻停止。和鸞嚇得不敢睡，眼瞧着天

亮了，那鎗聲還是不息。她瞧見山下一枝人馬向山頂奔來；一枝旗飄蕩着，却認不得是那一國底旗幟。她害怕得很，要跑到山洞裏躲藏。一出門，已有兩個兵追着她。她被迫到一個斷崖上頭，聽見一個兵說：『嚇，這裏還有那麼好的貨，哨們上前把她摟過來受用。』那兵方要進前，和鸞大聲喝道：『你們這些作亂底人休得無禮。』二人不理會她，還是要進步。一個兵說：『呀，你會飛！』他們搊不着和鸞，正在互相埋怨，一個軍官來到，喝着說：『你們在這裏幹什麼？還不跟我到處搜去。』

從這軍官底服裝看來，就知道他是一位少校。他底行動十分敏捷，像很能幹似的。他搜到和鸞所住底寨裏，無意中搜出她底衣服。又把壁上底琵琶拿下來，瞧見上面貼着一張紅紙條，寫着：『表寸心，』底下還寫了牠自己底名字。軍官就很詫異，說：『哼，原來你在這裏！』他回頭對衆兵丁說：『拿住多少賊啦？』都說：『沒有。』『女人呢？』『也沒有。』他把衣物交給兵丁，叫他們先下山去，自己還在那裏找

尋着。

唉！他底尋找是白費的。他回到營裏，天色已是不早，就叫衞兵拿了一盞油燈來，把所得底東西翻來覆去地瞧着。他嘆息幾聲，把東西擱下，起來在屋裏蹀來蹀去。半晌的工夫，他就拿起筆來寫一封信。

『賢妻如面：此次下鄉圍捕，於賊寨中搜出令姊衣物多件，然余徧索山中，了無所得，寸心爲之悵然。憶昔年之事，余猶以虐譴爲咎，今而後知其爲賊所擄也。玆命衞卒將衣物數事，先呈妝次，俟余回時，再爲卿詳道之。　夫禎白。』

他把信封好，叫一個兵來將信件拿去。自己眼瞪瞪坐在那裏，把手向腿上一拍。門外底崗兵順着響處一望，彷彿聽着他底長官說：『啊，我現在才明白你底意思。只是你害殺婢而了。』

（粵語附註）「唔」等於「不」，「不」讀如英文m。

「我地」等於「我們」
「人地話」就是「人家說。
「睇」北方說「瞧」音ㄊ・ㄞ。
「噉」等於「如此，」「這樣」音ㄍㄚㄇ。
「嘅」等於「的，」「底。」音ㄍㄝ

看禾

假工

一

現在已是秋天了。秋天是農人收穫的時期，我此刻雖然住在這繁華無聊的城市裏，却忘不了我小時候同我祖父往農人家裏去看禾(註)的一件故事。

(註)看禾——是佃戶將收穫的時候，必請得田主到他家去把田中禾稼視察一週，以定本年納租的多少。如或遭水旱蟲傷，好趁這時求田主將納租減輕。

我記得我當十一二歲的時候，有一次，同我底祖父到一個農人家裏去，聽說是去看什麼禾的。家裏人的議論都說的是小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也應該知道一點家事；趁這時候到各莊屋去走熟，不說別的，將來也好管理產業。

我同我祖父出發了。

我戴着一頂自縣城裏買來的學生草帽，走在我祖父底前面；脚上穿的布底涼鞋，是我母親替我做的。我底祖父穿着一件粗大布製的白汗衫，大脚管的藍褲子；左手撐着一把老油傘，右手拿着一管旱烟袋兒，在我底後面護着我走。

我們底莊屋，是在一個高山頂上，我時常聽見我家底長工胡三爹對我說，『哥兒，你到莊屋裏去玩麼？那里是很高很高的處所，可以望見縣城裏底寶塔。』因此，我便時常想去看寶塔。這時我同我祖父一直循這山嶺上去，我因爲有這個『看寶塔』底希望，故而走得非常勇敢！沿路的溪澗、叢林和蟲鳥底聲音，各種景色，那里知道賞玩呢？但我底祖父因爲年老，血氣衰了，時常要在路旁大樹底下歇息。有時他老人家用旱烟袋指着那山坳裏的田說：『這幾十畝田多麼好呀！那幾下底泉水完全灌注到田裏。一點旱災都沒有多好呀！』他老說到這兒，用着很嚴

重的容貌盯着我，『你知道嗎？這田是某翁的。這幾年來他底家運不好。大兒子和二兒子都不務正業；小的年紀還小得很，將來變好變壞，還是不曉得的事。這田看……幾時落到別人手裏！你們看也能幫祖宗爭得一分氣，把這田……』他老說到這里，又把頭對我點了幾下，那種莊嚴的詞色，實在令人禁受不住，我悶悶的聽，幾乎欲哭了出來呢。

二

我同我祖父爬上了幾個山坡，到得絕頂，祖父說，『快到了。』我朝山頂那邊望過去，見有茅屋幾間分佈在山坳或土坂上。在東邊的坂上有一間茅屋，屋上炊烟突出，瀰漫了山谷。祖父告我，我們底莊屋就是那個。

我們行近莊屋，一隻清瘦的大黃狗，和幾隻小犬撲出來向我們亂吠。屋子裏便出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一面把狗趕開，一面迎將來說：『大爹來了？眞難

爲你老啊！』他又向着我，『哈，哥兒也來了，眞難得！』他說完便來拉我底手，我覺得他底手粗重不可耐，便悄悄地扭脫了。

我祖父同他說的話，第一句便是『祥喜，而今年紀過去了，精力到底不及從前了。這幾里路還要在路上歇息幾次；不然便喘不過氣來。』祥喜接着說，『可不是麼！別說大爹，就是我這幾根窮骨頭，都覺得一年不比一年了……哥兒眞長得快呀，就這麼高了咧！怕莫有了十三四歲了嗎？』祖父說，『哪里？要到今年十二月才滿十二歲哩！』『是了！我記得哥兒是同我家狗二同年生的！眞長得快呀！你老看呵，我家底狗二只有哥兒這麼一半來高。』祥喜說時，指着一個從屋裏走出來的小孩，面皮黃瘦，赤裸着上身，我看實在比我矮得多，我便知道這是狗二了。

祥喜引我們進了屋子，讓我們坐下，又叫狗二送火出來給我祖父吃旱烟。我同祖父坐在一條長板凳上，祥喜坐在地面放着的一個草編的蒲團上。一會兒，只

見狗二送出茶來；一會兒又送出火來，用半邊土瓷碗，盛着幾個半燃半滅的火炭兒。我們鄉裏沒有煤，通常燒的是柴，所以這樣。

這時祥喜和我祖父吸着烟閒談。我的一雙眼不住的打量這屋子，這屋子高不過一丈四五尺，寬也不過一兩方丈；週圍築的是土牆，並沒有什麼粉壁；上面蓋的茅草，有幾處撖了下來，黃的茅草上，扭纏着許多炊烟薰黑的蜘蛛絲，好似穗子一樣。屋底後方正中是神龕，龕下堆滿了農具；龕內擺列幾個木雕的小偶像，正中的大約是觀音大士，左旁的是關聖帝君，那是我認識的。這屋各面都沒有窗，陽光須自正門射入。屋內左壁雖有一門通灶屋（廚房），右壁有一門通寢室，但兩處也各只有一個很小的窗戶，故射入的光線並不大。而灶屋中因爲以柴作燃料的緣故，烟霧朦朧，塵灰滿壁，尤其黯黑。

我在這屋中東跑西看，看得正出神的時候，祥喜忽然叫了我一聲，『哥兒不

要亂跑呀，我家黃狗專會咬小孩底腿，非常利害咧！』我便站着不動，對他笑；回頭看見那隻清瘦的黃狗站在大門外，張牙、怒目望着我，我又怕了，趕快走到我祖父面前立着。

三

『今天難得你老爬山過嶺來，大爹，現在要煩你老到田壠間去看一看今年的……』

『今年的呀！唔，一無天旱，二無水患，三無蟲傷，我想比去年的收穫一定要增加幾成，不必去看了罷！照去年的樣，看加上若干……』

『嘻嘻，加上若干呀，你老不要這麼高興哩！還是請你老去看了再說罷，既然承你老來到這……』

祥喜同我底祖父這樣地說了，我祖父立刻轉了意思說，『也好，你一定要我

去，我就同你去看一下。』回頭又對我說，『天氣太熱了，不要跟我到田塍邊去就，在這屋子裏涼涼。』祥喜也叫我不要去好，說是怕受了熱：他並吩咐狗二到對面壠裏去砍玉竹黍給我吃，要揀頂好的。

他們都出門去了。我一人坐在屋子裏，怕狗咬人，不敢出大門一步。須臾，狗二拿了三四根玉竹黍跑回來了。他便把一根莖給我，說『你先吃着這個，這幾個玉米團，你帶回家去吃。』我看他那樣地慇懃，對着他笑了。但是一點也沒有表示什麼謝意。

我一面吃着玉竹莖，一面走到大門坎兒上坐着；我從左壁的門內望去，看見灶屋裏有一個婦人在那里做菜；一個年老的婆婆在那里燒火；一個不到一歲的小孩在地面上亂爬；那婦人底年紀大約三十來歲了，伊穿的衣服，自然是不整齊的，伊底面上現出一種頹喪和一種苦思的樣子。伊望了我一眼，回頭望着那婆婆

說『……什麼天旱，什麼蟲傷……若再摧着那些，不是叫人該死麼！……』那婆婆向伊啾了一嘴，又望了我一眼，但並沒有說什麼。我隨卽俯着頭，依舊吃我底玉竹羹。

哪里來了一種唧唧噥噥的聲音咧！我感覺了。我探覘門外，呵，原來有兩個女孩兒在屋簷底下摘蔬菜。伊們二人對面望着，絮絮地談論：

『姊姊呀，今天大爹爹來，爲什麼我媽媽定要殺隻母雞給他老人家吃咧？』

『爲得我家耕了他老人家底田，妹妹。』

『哦，我們耕了他老人家底田，就要殺雞……』

『是了！耕田的人奉敬主東是應該的。』

『唔，可是我爹爹和媽媽從沒有吃過這麼隻一雞，就是祖母也沒有吃過。並且，姊姊呀，我媽媽從前不說過麼這隻母雞生出來的蛋特別大，拿到街上去可以

多賣幾文錢一個，聚得錢要拿給我製衣穿……』

『嚇，不要說那些了。我們要耕人家底田，必得好好地奉敬人家；不是這樣，人家會把田收回去。妹妹呀，你想，要是我家不耕人家底田，哪里得到飯吃，別說沒有衣穿哩！……』

伊們二人一問一答地談論着，有時現出很驚訝或失望的樣子。伊們忽然望見了我，便停住不談了。

沉默了好一會兒，遠遠望見我祖父和祥喜從那田塍上來了。祥喜望着那田壠裏東指西畫，我底祖父也把旱烟袋兒跟着他指到那里底所在，又畫到那里的所在。時有爭辯的聲音傳到我底耳邊，只是聽不清他們說的是什麼！

他們漸漸地走了攏來了。他們爭辯的聲音也息了。他們爭辯的是怎麼一回事，我到底捉摸不定。末了，衹聽見我祖父嘆了一聲說『人工，糞草都趕不到去年

那樣，也難怪。」祥喜說了一句『實在是——年歲大了(註)，生活顧不上來，人工糞草幾多艱貴！』

(註) 年歲大了，——就是說生活程度加高了的意思。

四

飯菜齊備了。祥喜便問阿大酒買來了沒有？阿大說，剛買回來，已燙好了。祥喜便叫他安排桌凳，搬出菜來；隨即邀我底祖父上坐；我坐在左邊，祥喜自己坐在右邊，另外還有兩個人，是剛纔同阿大一塊兒來的，坐在下方；那兩個人大概是陪客，也是農人打扮，很帶有幾分粗土的氣質。

桌上底菜，很有幾樣，但盛菜的碗極其不整齊：有的是陶碗，有的是粗笨的瓷器。祥喜對我祖父那種慇懃的樣子，實在難以形容！

停一會兒，我先前看見的那婦人從灶屋裏出來了。伊遠遠地站在門口；狗二

立在伊旁，牽住伊底手，眈眈地注視棹上底食物，欲吃不得，顯出要哭的樣子，往那婦人衣襟底下鑽，那婦人只是不理。

『今天，大爹，不怕熱，承你老爬山過嶺來到這里，實在有慢你老。』那婦人攙進來說。

祖父笑着，『哪里呢？實在厚擾了你們……』

祥喜搶着說，『大爹不是別人，多年的賓主，不得怪……』

『不過，大爹今天你老在這里，今年的年歲大了，你老是知道的……』那婦人繼續着說。

兩個陪的也插着說：

『今年無論穀米……百物都昂貴得了不得！生活艱難！眞——勝過往年幾倍！你老說是不是啊！大爹！』

我祖父喝了一口酒，把嘴一抹，表示一種極不介意的樣子說：

『只見——你們做田的人，年年這樣地叫着，「今年年歲大了呀！今年年歲大了呀」——你們光光知道去年底穀子糶八百，今年底穀子糶一千三四百；其實算起來是一樣：穀價漲了，人工和各種雜糧底價也跟着漲了；算起來還不是一樣？——爲什麼你們底人工，去年每天工價只四十文，今年便漲到六十四文咧？去年做工一二十天可以得到一石穀子，今年做工二十天，還不是也可以得到一石穀子嗎？算起來實在是一樣的，並沒有甚麼年歲大了不大了！……』

那婦人接着說：

『你老說的，句句都不錯！——不過，我家人口一年比一年多起來了！一些小孽障也一年比一年地長大了！吃的，穿……』

我底祖父急忙攙着說，

『是了！小孩子長大了！正可以出得力了！應得急了！』

那婦人說：

『大爹，你老哪里知道咧？你老看——一家這麼多的人口，吃的、穿的，從哪里得來？只眼巴巴地望望着做得你老底田這一點出息。實在說，今年年歲大了，要求你老格外見憐一番！怕莫要比去年還要多讓給我們幾石哩！……』

陪客插着說，

『祥嫂你也不必說多話！大爹素來是個慈悲心，多管不得虧了你們，我們這些窮人子……』

我底祖父把鬍鬚撚着，

『多讓給你們幾石，現在還早哩！穀子收穫得了再說也不爲遲……』

祥喜對着那婦人道『不要說多話！大爹自然知道的。』回頭又向着我底祖

父說『只等到收穫的時候，請你老早些派個人來看守着收得的穀，完完全全幫你老封鎖在這里，我總不得另外發落一粒，專候你老到來……』

我祖父說——

『是，是……到那時我自有道理，此刻眞可不必多說話了。眞的，只是你們到那時要幫我好好地封鎖着，無論怎樣，另外不得落散一粒……』

辯喜——『那自然的……』

許多人一邊吃、喝，一邊說話，亂了好一陣。到這時說話的聲音才停住；只聽見一片大吃大嚼的聲音響了。我反轉去望了一望那婦人，伊仍舊站在那里未動，好像還有許多的話要說一樣；但是終於沒有說出來。——狗二却纏扭伊不過，伊惱了，拍的一聲，在他面上打了一掌，罵道『你這畜生，吵什麼！要吃什麼自己還不曉得去吃！你看那個哥哥不是同你一樣大的年紀麼？多麼有志氣！你哪里比得上他身上

一根毫毛』！

五

我們都把飯吃過了。

我忽然想起今天我來到這里，好像還有一樁事情沒有做的一樣，哪一樁事情？哦，想起來了。縣城裏底寶塔還沒有看見哩！我便大步走出門外去，這時候並不怕有黃狗咬小孩底腿了。我四面一望，只見山峯重繞，哪里有什麼寶塔！我心眞很驚訝了！胡三爹不是欺哄我的嗎？……也許不是這個莊屋，或是另一個莊屋嗎？我想到這里，「看寶塔」的熱便覺漸漸地冷了下去了。我卽刻便想到要回家去，轉身到屋子裏拿着狗二給我的那幾個玉米團，催着我祖父說要回家裏去了！

我祖父於是又同祥喜讓了一會，才得拿着傘兒、烟袋兒，告辭了他們。祥喜送將出來，對我說『哥兒，你不嫌棄，下次再來呵！』我望着他只笑了，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依舊走在我祖父底前面。我們走了百數十步，我祖父忽然嘆了一聲說道：

『那里像個耕田的樣子！田中雜草幾乎成了行。他們哪里下過苦工夫！只口口聲聲地說「年歲大了呀，年歲大了呀！」他們哪里下過苦工夫！哪里像一個耕田的樣子！……哎，如果哪里有好的承領的人，將來還是另外起佃的爲好！』

他老這樣說着，來到一個嶺上，忽停住；叫我也回轉頭去；他老又用旱烟袋兒遠遠地指着，說是東邊從那里起到那里止，西邊從那里起到那里止，那個幾畝，那個幾坵，都是祥喜所耕我家的；都比別人所耕的那幾畝那幾坵底禾苗要差得多。又指着那墦底玉竹黍，那墦底蕃薯，那墦底蔡豆，……告訴我，都是我家所有的，並說，『將來的收穫，恐怕都趕不上去年咧！他們哪里下過苦工夫！』

我隨着他老所指的處所，隨便望了一望，但見禾稼初熟，田壠中青黃相間；各山阪上墦間，滿種了各樣雜糧；華實並茂，非常可愛！我只覺得那中間隱藏着幾許無限的生命！實在分別不出來，將來的收穫比較哪里的要好，或哪里的定要差。

兩個乞丐

劉綱

兩行整整齊齊排在北河沿的柳樹，照着河裏晶瑩的冰層。在陰沈的天氣，黃昏的時候，枝條兒一絲絲不帶片葉，頭髮一般披拂在柳樹上，浸着朦朧的空氣，幾乎要溶化了。我挾着幾本書，向北方走；從教室裏得來的種種印象，隱隱躍躍，只在腦筋裏亂轉。偶然抬起頭來，做幾回長呼吸，便把眼光移到這可愛的柳樹上去，從近的看起直看到盡頭，——原來不是盡頭，只是看不清楚了。

『賤東西該死！窮到這步田地，還要在大路上獻醜！「世上只有癩錯狗，沒有窮錯人」對』我看見兩個穿破單衫的乞丐，抱着腰在我前面旋轉，便這麼想。這個念頭正在激動，我跨過他們前頭了。但是我彷彿瞧見了他們臉上，沒顯出什麼取樂的情形，我不免回頭一看，在這個時候，——正是要回過頭來的時候，——只聽

得一聲『哥哥』，便看見他們互抱着倒在地上。我並不知爲什麼，心裏起了一陣不可名言的意味，——像熱又像痛。我把手往腰裏一摸，那有半文錢。兩條腿只顧向前挪，忽然拐了一個彎，我定睛看看，原來入了綠鬧胡同了。『怎麼好！』我站住說，但是一會兒我已到了宿舍門口，——我才曉得我竟自回來了。

我跑回房裏，撞見謝君芝圃，——他和我同學是有十多年了，而且極親密，現在共住一間房子，——背着雙手踱來踱去。我一見了他，心裏那種不可名言的意味，又觸起來了；我忍不住叫道『慘事！萬惡的人類！』他自然要問。我告訴了兩三句。他說：『這樣寒冷的天氣，他們不餓壞，也要凍壞。可惜他們在北河沿，他們若在這條街，我情願將我的舊衣服全給了他們。』我坐在椅上，不會答應。

吃過晚飯，謝君出去了。我吃下去的東西却在肚子裏作怪，腦筋裏只有他們互抱着倒下去的印象。我躺在牀上，用方法鎮定我的腦筋，但是他們互抱着倒下

去的印象越發鮮明了，似乎有人對我說：『你看人死沒眼淚出，你的罪過很重大，無異於你自己殺死了他們。』我不經意的跳了起來，找着一些衣服，往外便跑。『包上才好，『我這麼一想，立刻回來找到包布便包，正在包的時候，忽然心裏一冷，『沒好意思，迢迢的送衣服與乞丐穿！』我坐下了，停一會兒他互抱着倒下去的印象，從新又湧現起來。我不由自主，站起來，拽開門，往外便跑。奇怪，滿街的人都對着我表示「不屑」的意思，——冤枉，他們不曾注意到我身上，——我更跑得快了。

柳樹依舊；只是紅牆上掛着的燈，放射出幽暗慘淡的光線，從柳樹櫳裏穿過來；四周的空氣，都像震動着對我說：『窮苦的兄弟二人，已經了其殘生！』再看樹下，更鎖着無數的陰魂，忽隱，忽現，幢幢往來；兩條腿偏偏軟癱了，心裏七上八下的亂跳，『他們兩個死在那裏，現出怎樣的慘狀？』眞奇！走遍北河沿，——不會找着半個躺下的人。我慢慢地調整呼吸，覺得身上輕快非常。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總算盡了一片心；……』我躺在牀上，腦筋獨自作用。

『不，不，……迷信，……』

我早就得了失眠症，所以我要竭力壓住我的思想，讓腦筋休息休息。但是他反抗我的命令，——也不知道是思想擾害腦筋，或是腦筋鼓動思想，——一味地胡鬧。

『……這麼長大的男子漢，自己不尋生活，……』

『不，不，……那有自願凍死，餓死的？……』

『誰有多大的能力救得了他們？』

忽一轉念，記起平常那些趕着人要錢的乞丐，一百個之中，有九十九個討不着我一文錢。又記起，他們趕着叫爺爺，攔住磕頭的情形，不覺微微歎氣。我知道再

不睡着，養不足精神幹明天的事，硬擱開這些念頭，只『一，二，三四，……』循環默數。軋軋響的鐘擺，搖得很平和。

『救呀！救命呀！』我從睡夢裏驚醒了。我夢見那兩個乞丐，倒在北河沿，我神魂飄蕩在他們旁邊。他們互抱着動也不動一動，『敢是死了？』忽地他們雙雙跳將起來，我轉身便跑，掉回來，只見他們四條腿，絞成一團，那裏走得動？我也離不開他們，恍恍惚惚，正着急哩，他們舉起四條腿，一匹馬也似，追了來，我糊糊塗塗碰在樹根之下。

『……不該看着……不救……』腦筋裏加倍的震動，不容我再睡了。『看着他們倒下去，忍心走了！……』

『我身上沒有錢，……』

『討碗水……給他們，……』

『……………………』

『一個人不該看着人凍死，餓死……』

『凍死，餓……的人多了，……』

『他們和你一樣是人？』

『是，我看見他們互抱着，這一個雙脚曲起來，離地六七寸高，那一個跟着斜斜地倒下去；薄薄的破單衫蓋住他們的身體，露出黃而兼黑的肌膚；他們的面孔雖然被灰塵遮滿了，却絕對不與人類異致；先倒的眼睛閉着，後倒的含着淚光，或者叫哥哥的就是他，誰也是這樣叫他的哥哥，只沒有這般慘痛罷了。……然而我却沒有力量，……』

我眞無可奈何了！左轉右展，記數的方法不靈驗了，鐘擺的聲音也激烈了，頭部充滿了血液，熱度達到燒點，耳根後靠枕頭那部份的血管，一脹一縮，衝突的聲

音，簡直是幾十乘汽車賽跑。腦海裏明明生了兩種觀念——一種是平常存在的，一種是新起的。新觀念佔的區域漸漸擴大，時時把平常觀念驅逐出腦海以外；平常觀念只是不住的往裏攢，擠進擠出沒有定局。無論那一個觀念肯讓我安眠這一夜，我情願服從他。我終歸失敗，他們兩下再戰。

『沒有餓殺的走獸，沒有凍殺的飛鳥，……便是冷血動物，——魚，——你給他們一些草，他們各各吃一份……』隨即呈出一個美麗的紀念：『山坡下一口大池塘，水平如鏡，日光斜照着，反射出來，耀入眼目；深黝色的水，漸深漸暗，看不見底；也沒有鱗介游泳。一個漢子，唱着歌，打山後轉過來，背上馱一個大竹簍，裏面的青草，擁到籬笆似的簍跟邊，只是被竹篾勒住了，擁不出去。他走到池塘邊，歇住歌聲，放下大簍，用鐮刀撥起青草，向池塘裏拋撥了一會，雙手抓住大簍口向池塘，底向他的身軀，他只把住簍，將身一扭，轉成一個半圓，一潑，青草化為急雨都落在池

池塘裏，池塘裏起了變動：小的鱅，大的鯉，齊赴水面：這個伸出頭來搶一口，那個伏下去，那個又伏下去，這個又伸出來。我拋個小石子丟下水「琴」！嚇走了三四尾。

這個印象才閃開，又發疑問：

「最殘忍的是人了？……狗爭食物打架？……」

「勝利的狗，也不過吃一個飽，吃飽以後，決不把食物私藏，……以飽煖爲度，有人餓死？……」

「誰搶了他們的食物？剝了他們的衣服？……」

「他們是人，——是與享受過分的人類一樣的人。……什麼都被享受過分的人類霸佔去了，他們所以沒飯吃，……不成連空氣都要被這些人霸佔去，不許他們——窮人——呼吸！……」

腦筋的運動眞比光波更快了！我絕了睡眠的希望心，爬起來，坐在牀上，睜開

眼，忖着窗戶的所在，仔細看去，看不見一線的光明。我也知道自己在牀上坐着，却不能確辨，在這黑暗之中，佔一個怎樣的位置！

到青龍橋去

冰心女士

如火如荼的國慶日，却遠遠的避開北京城，到青龍橋去。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的蒼黃的平野，和連接不斷的天末的遠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屛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風，一片的和山偃動，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

『原也是很偉秀的，然而江南……』我無聊的倚着冷的鐵爐站着。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過她們的眉上，凝望着那邊角裏坐着的幾個軍人。

『軍人』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我在人羣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世人呵！饒恕我！我的閱歷太淺薄了，眞是太淺薄了！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地告訴世人，說：『我有生以來，未曾親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沉淪的罪惡的軍人！』

也許閱歷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却不敢欺哄世人！

一個朋友和我說——那時我們正在院裏，遠遠地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慄。』我看着她鄭重的說，『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經過兵禍罷！』我說『你呢？』她道『我也沒有，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數年來潛在的隱伏着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

文學家呵！怎麽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鎗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却灑向何處？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羣衆，銘刻在人們心裏。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但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天中，沒有光明之一日了！

雖然閱歷決然毅然的這般告訴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眞確的。軍人的羣衆也和別的羣衆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壞人。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故無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也講一講人道罷！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裏，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友愛憐

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忍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穿着破爛的軍衣，吃的是黑麵，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笳聲中度生活。家裏的信來了：『我們要吃飯！』回信說『沒有錢，我們欠餉七個月了！』——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呵！山窮水盡的途上，那裏是你們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湊。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

車門開了，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第一個，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穿着深黃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後面兩個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黃色軍服。魚貫的從人叢中，經過我們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着窗外，或相對談笑。我却靜默的，眼光凝滯的隨着他們。

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兩塊紅色的領章，圍住瘦長的頸子顯得他的臉更

黑了。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來；只到那稽查的肩際。

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這時正側面對着我們，我看得眞切，圓圓的臉，短短的眉毛，肩膊很寬。細細的一條皮帶，束在腰上，兩手背握着白絨的手套，已經微汚了，臂上纏的一塊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寫著『察哈爾總站軍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們看不見了。

他沉聲靜氣的問『你是那裏的，要往那裏去？』那個兵丁筆直的站着，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紐扣，從裏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無言的遞上——也許曾說了幾句話，但聲音很低，我聽不見。稽查凝視着他，說『好，但是我們公事公辦，就是大總統的片子，也當不了車票呵！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弟兄！到站等着去罷，只差一點鐘工夫！』

軍人們！饒恕我那時無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個很

大的爭鬪，不覺的退後了，更靠近窗戶，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裏——那個兵丁低頭的站着，微麻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動。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着。他至終無言的坐下，呆呆的望着窗外。背後看去，只有那戴着軍帽，剪得很短頭髮的頭，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動搖。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放下心來，却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

到了站了！他無力的站起，提着包兒，往外就走。對面來了一個女人，他側身恭敬的讓過，經過稽查面前，點點頭就下車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這個兵丁較老一點，很瘦的臉，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這時却也很直的站着。聲音很顫動，說：『我是在……陳副官公館裏，他差我到……去。』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張片子。稽查的臉仍舊緊張着，除了眼光

上下之外，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現，他仍舊凝重的說：『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但是一張片子，公事上說不去。陳副官旣是軍事機關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你也下去罷！』

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

稽查轉過身來，那邊兩個很年輕的兵丁，連忙站起，先說『我們到西苑去。』稽查看了護照笑了笑說『好，你們也坐慢車罷！看你們的服章，軍界裏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國家的體面，那裏去了？車上這許多外國人，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微笑的上前將他們帶着線頭，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兩個少年兵丁，慚愧的低頭無語。

稽查開了門，帶着兩個助手，到前面車上去了。

車門很響的關了，我如夢方醒，週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慄，——不是憎嫌，不

是恐怖，定神迴想，呀！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

一共是七個人；這般凝重，這般溫柔，這樣的服從無抵抗！我不信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面前……

登上萬里長城了！亂山中的城頭上，暗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的山脚下，徐徐走過之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往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中，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呆呆的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

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平和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受着天風，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

夢

冰心女士

她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眞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軍刀，騎在很高大的白馬上，在海岸邊緩轡徐行的時候，心裏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曾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

她男裝到了十歲。十歲以前，她父親常常帶她去參與那軍人娛樂的宴會。朋友們一見都誇獎說，『好英武的一個小軍人！今年幾歲了？』父親先一面答應着，臨走時纔微笑說，『他是我的兒子，但也是我的女兒。』

她會打走隊的鼓，會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槍裏的機關，也會將很大的砲彈，旋進砲膛裏。五六年父親身畔無意中的訓練，眞將她做成很矯健的小軍人了。

別的方面呢？平常女孩子所喜好的事，她却一點都不愛。這也難怪她，她的四圍並沒有別的女件。偶然看見山下經過的幾個村裏的小姑娘，穿着大紅大綠的衣裳，裹着很小的脚，匆匆一面裏，她無從知道她們平居的生活。而且她也不把這些印象，放在心上，一把刀，一匹馬，便堪了盡一生了！女孩子的事，是何等的瑣碎煩膩呵！當探海的電燈射在浩浩無邊的大海上，發出一片一片的寒光；燈影下，旗影下，兩排兒沉豪英毅的軍官，在劍佩鏘鏘的聲裏，整齊嚴肅的一同舉起杯來，祝中國萬歲的時候，這光景是怎樣的使人湧出慷慨的快樂的眼淚呢？

她這夢也應當到了醒覺的時候了！人生就是一夢麽？

十歲回到故鄉去，換上了女孩子的衣服。在姊妹羣中，學到了女兒情性：五色的絲線，是能做成很好看的活計的。香的美麗的花，是要插在頭上的。鏡子是妝束完時要照一照的。在衆人中間坐着，是要說些很細膩很溫柔的話的。眼淚是時常

要落下來的。女孩子是總有點脾氣，帶點嬌貴的樣子的。

這也是很新穎很能造就她的環境——但她父親給她的一把佩刀，還長日掛在窗前。拔出鞘來，寒光射眼，她每每呆住了。白馬呵，海岸呵，荷槍的軍人呵……模糊中有無窮的悵惘，姊妹們在窗外喚她，她也不出去了。站了半天，只掉下幾點無聊的眼淚。

她後悔麼？也許是，誰知道呢！軍人的生活，是怎樣的造就了她的性情呵！黃昏時營幕裏吹出來的簫聲，不更是抑揚淒惋麼？世界上輭款溫柔的境地，難道只有女孩兒可以占有麼？海上的月夜星夜，眺臺獨立倚槍翹首的時候：沉沉的天幕下，人靜了，海也濃睡了，——『海天以外的家』！這時的情懷，是詩人的，還是軍人的呢？是兩縷悲壯的絲交糾之點呵！

除了幾點無聊的英雄淚，還有甚麼？她安於自己的境地了！生命如果是圈兒

般的循環或者便從「將來」又走向「過去」的道上去，但這也是無聊呵！

十年深刻的印象遺留於她現在的生活中的，只是、矯強的性質了——她依舊是喜歡看那整齊的步伐，聽那悲壯的軍笳。但與其說她是喜歡看喜歡聽，不如說她是怕看怕聽罷。

橫刀躍馬和執筆沉思的她，原都是一個人，然而時代將這些事隔開了……

！

童年只是一個深刻的夢麼？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Wandering Phoenix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小說月報叢刊)換巢鸞鳳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七一九〇分

